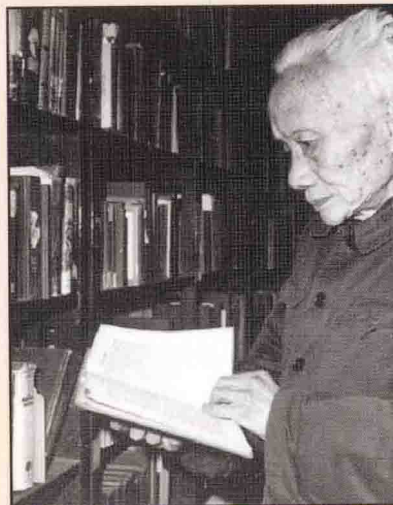


無言之美

李茂增 著



朱光潜评传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無言之美

朱光潜评传

李茂增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言之美：朱光潜评传 / 李茂增著. — 上海：学
林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486-0816-5

I. ①无… II. ①李… III. ①朱光潜 (1897~1986)
— 评传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3737号

无言之美——朱光潜评传

著 者——李茂增

责任编辑——许钧伟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www.ewen.co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 × 965 1/16

印 张——13.75

字 数——17万

版 次——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816-5 / K · 73

定 价——32.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朱光潜北大校园

序



历史总是充满了反讽。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之中国，美学这样一门看似远离尘嚣的学科曾几度贵为显学，如今中国早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按理说仓廩实而知礼节，美学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了，但却空前的萧疏冷落。

如果要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中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我以为非朱光潜莫属。这当然不是要做一个孰高孰低的比较，而是因为，朱光潜及其美学思想最能折射中国现代美学的命运。

首先，朱光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中“在场”时间最长的一位。以价值关怀、问题视域、学术取向、社会影响而论，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大概可以分为六个代际。第一代以晚清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第二代以“五四”前后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李大钊为代表。第三代的情况比较复杂，既包括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的朱光潜、宗白

华、邓以蛰、梁宗岱这些相对纯粹的美学家，又包括瞿秋白、后期鲁迅、胡风、蔡仪等现实关怀非常强烈的左翼美学家。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各派代表人物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吕荧、黄药眠、高尔泰等构成了第四代的主体。第五代则包括80年代美学热的各家代表人物朱光潜、李泽厚、王朝闻、高尔泰、蒋孔阳等。第六代泛指90年代以来的美学家。不难看出，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朱光潜就一直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能够先后跨越三个代际的美学家只有朱光潜一位。宗白华和朱光潜年岁相仿、经历相似，学界向有“美学双峰”之称。但由于种种原因，宗先生建国后著述较少，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还是80年代的美学热，宗先生都很少发言。

其次，朱光潜堪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对美学最情有独钟者。上述各家在美学上当然各有建树，但仅从对美学的用心之专而论，像朱光潜这样毕生以美学为志业的其实并不多。对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瞿秋白、李泽厚等而言，美学实际上并非其学术思想之主体。无论是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李大钊、瞿秋白，还是王国维、鲁迅这样相对纯粹的学者，后来都并不特别用心用力于美学研究。朱光潜在其他领域如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当然也颇多建树，但自30年代选定美学为志业以后，便终生矢志不渝，他的其他学术成就都服务、服从于美学。

学科分立作为现代学术之痼疾，流弊深重，今日学术、文化、教育的问题大多肇端于此，因此专家们原本没什么好说。但朱光潜之于美学的用心之专，当然不同于今日遍地可见的因精于一技一艺便头顶“专家”名号的“有机知识分子”（萨义德语）。朱光潜之所以毕生以美学为志业，实在是因为朱光潜对美学寄予了太多的关切。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救邦兴国的使命，无论梁启超、王国维，还是蔡元培、鲁迅等，其美学思想固然各不相同，但他们之所以重视美学，却无不是希望以艺术、美学、美育等启蒙国

民,进而拯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局,而他们之所以对美学半心半意,又显然是因为他们对美学能否肩此重任多少有些信心不足,至少是认为不能收立竿见影之功效。相比之下,朱光潜却始终坚信以美学培育健全的国民,是中国走出现代危机的唯一出路。即使是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朱光潜也一再强调:从长远看,比起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以文艺培养理想的青年进而涵养民族的生命力,更为必要。晚年朱光潜更是以维柯研究为契机,建立了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将美学的作用抬高到如此地位,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大概唯有朱光潜一位。

事实上,朱光潜对美学的坚守几近于一种信仰,他一生中的种种遭际、坎坷无不缘于这种“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光潜的一生又颇能象征美学在20世纪中国的坎坷命运。朱光潜身材并不高,加之性情温和,实在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形象,但在柔弱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朱光潜在很多篇文章中都强调理想的人格应该有一种宗教家的献身精神,具体而言,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一生命运多舛,但无论进退穷达,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学术理想。“文革”期间,尽管从肉体到精神都惨遭折磨,但朱光潜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依然)是乐观的”,并且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在“地下”状态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

因此,回头研读朱光潜美学,其实也是在反思美学之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更是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从桐城到香港——求学时代 / 1

第二章 无言之美——早期教育实践 / 9

一、中国公学 / 9

二、白马湖畔 / 13

三、无言之美 / 16

四、立达学园 / 19

第三章 人生艺术化——八年留学 / 22

一、游学欧洲 / 22

二、青年导师 / 26

三、乱世谈美 / 34

四、人生艺术化 / 41

第四章 北大教授与京派领袖——三十年代 在北平 / 49

一、执教北大 / 49

二、《诗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
建立 / 52

三、慈慧殿3号的读诗会 / 55

四、主编《文学杂志》 / 60

五、鲁迅的批判 / 68

第五章 解放民族的生命力——抗战八年 / 76

一、南行记略 / 76

二、“易长风潮”与延安来信 / 78

三、“解放民族的生命力” / 81

四、《诗论》与作为理想人格的陶渊明 / 88

第六章 “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转折与新生 / 95

一、回到北平 / 95

二、去留抉择 / 98

三、思想改造 / 108

四、新生之路 / 119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美学大讨论与实践美学 / 124

一、美学大讨论 / 124

二、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 131

三、实践美学 / 136

四、《西方美学史》 / 142

第八章 “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是乐观的”——文革十年 / 152

一、“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是乐观的” / 152

二、“地下”翻译 / 158

第九章 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 162

一、大树·拾穗者·永恒 / 162

二、“美学拾穗” / 166

三、《新科学》与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 / 176

四、春蚕到死 / 182

第十章 潜德幽光——风范记琐 / 187

朱光潜年谱简编 / 201

主要参考文献 / 207

第一章

从桐城到香港——求学时代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朱光潜在文学、哲学、心理学、教育、翻译等领域均多有建树，而统领、贯穿这些领域的则是美学。事实上，朱光潜自30年代从哲学、文学和心理学进入美学之后，便毕生以美学为志业，生前身后也主要以美学家名世。

朱光潜的美学深深地镌刻着20世纪中国的历史烙印。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美学，因为始终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相激相荡而波谲云诡的话，那么，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同样不能不因为文化裂变、民族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变迁而几度更生转折，而朱光潜作为美学家的一生，更是因为时代的风云变幻而起伏跌宕。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光潜的一生，可以看作是美学这门外来学科在现代中国兴衰流转的一个缩影。

朱光潜，字孟实，笔名孟实、明石等。1897年10月14日（农历9月19日）出生于安徽桐城县阳和乡吴庄（今属枞阳）“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其时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知、国故与西潮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激烈碰撞。桐城虽然地处偏远，但“外江内湖”，在自然交通方面并不闭塞，而且因了桐城古文在清代文坛领袖风骚的特殊地位，古今中西的冲突也颇为强烈。

时代之巨变于朱光潜的家庭中亦可见一斑。

朱光潜祖父朱道海，名文涛，字维桢，号海门，清朝贡生，擅

长八股文，与古文家吴汝纶有交谊，曾主持桐城县孔城镇桐乡书院。父亲朱延香，名若兰，字子香，号黼卿，乡村私塾教师。母亲左东宜，普通家庭妇女。二弟光澄，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修机电专业，1946年赴台。三弟光泽，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此外还有5个妹妹。

朱光潜的幼年时代，科考仕宦之风依然盛行。从6岁到14岁，在父亲鞭挞之下，朱光潜接受了正统的封建私塾教育，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纲鉴、《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选》和《古唐诗选》等，同时学习做八股文和策论经义。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朱光潜还偷看过父亲书箱中的《史记》、《战国策》、《国语》、《西汉文》、《困学纪闻》、《楹联丛话》、《广治平略》、《事类统论》、《历代名臣言行录》、《粤匪纪略》、《验方新编》、《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等“禁书”。不过，即使在这样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中，也难免欧风美雨的吹打。朱家堂屋便张挂着朱光潜父亲手书的一幅对联：“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胸襟。”

黼卿先生的对联未必完全当真，但少年朱光潜的确真切地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朱光潜曾从一位族兄那里借到过一部《饮冰室文集》，梁任公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的文章对朱光潜产生了极大的魔力，尤其《意大利三杰传》让其深为感动，此后好多年朱光潜都是梁任公热烈的崇拜者。有一次报纸误传梁启超在上海滩被难，朱光潜甚至为此伤心痛哭了一场。可以说，正是梁启超为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朱光潜由此开始向往“新学”，对小说戏剧产生了兴趣，不仅偷读了《水浒传》、《红楼梦》、《琵琶记》、《西厢记》等禁书，并且开始注意金圣叹，“才子”、“情种”之类观念开始在脑袋里盘旋。

1912年，朱光潜通信投考商务印书馆学徒，未被录取，旋入孔城

高等小学读书。因水平远远高出学校要求，一学期后跳级考入桐城中学。

桐城中学由桐城派后期古文名家吴汝纶创办。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晚清著名学者，与武昌张裕钊、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并称“曾(国藩)门四弟子”。曾主持保定莲花书院讲席十余年，晚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痛感于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吴汝纶强调学问贵在经世致用，积极寻求思想和社会变革。一方面，作为桐城古文殿军，吴汝纶反对乾嘉之风，发扬古文传统，希望从传统内部寻求出路。另一方面，作为晚清学者中的开明之士，吴汝纶又放眼向洋，倡引西学。吴汝纶激赏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译述并为之序，任京师大教堂总教习时曾赴日本考察学政，更有“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1]、“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2]等惊世之语。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以为“转移风气，以造就人才为第一”^[3]，毕生致力于教育。如果说早年主持莲花书院还是一种旧式教育的话，晚年回乡创办桐城中学，其目的则非常明确，就是顺时应势，为国家培养融贯中西的人才，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他为学校题写的校匾为：“勉成国器”；校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朱光潜进入桐城中学时，吴汝纶已去世有年，但其“合东西国学问”的办学思想仍为学校主导，物理、化学、数学均是学校的重要课程。不过，按照朱光潜的回忆，学校最为重视的还是桐城派古文，主要课本便是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方法则是朗诵和背诵，以便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而对古文的学习也成了他在桐城中学最大的收获。说来奇怪，朱光潜的祖父与吴汝纶素有交谊，他所廪保的学生陈剑潭做古文也名重一时，但在此之前，朱

[1] (清)吴汝纶：《答姚慕庭书》，《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86页。

[2] (清)吴汝纶：《答严几道书》，《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31页。

[3] (清)吴汝纶：《答薛叔耘》，《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2页。

光潜并不曾沾染丝毫古文派风气。直到进入桐城中学，才识得古文面目。朱光潜“从此放弃时文，转而摸索古文”。由于文字已经颇为清通，“学欧阳修、归有光有时居然学得很像”，所以虽然在班上年纪最小，却很受国文教员赏识，甚至“希望这小子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在所有教员中，朱光潜得益最多的是国文教师、宋诗派诗人潘季野。在他的熏陶之下，朱光潜对中国旧诗养成了浓厚兴趣，同时练就一手好辞章。

1916年，朱光潜结束了在桐城中学的学习。在桐城大关乡北峡小学当了半年小学教员后，朱光潜决定报考大学。由于倾慕国故、有很好的古文功底，朱光潜最向往北京大学国文系，无奈家贫付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没想到武昌高师令人失望至极，因为教师还不如桐城中学。除了圈点一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略窥中国文字学门径之外，高师一年让朱光潜留恋的便只有洪山的红菜苔、蛇山的梅花、江边几条大街上的旧书肆了。所幸同学中间不乏才俊之士，朱光潜结识了后来成为终生好友的徐中舒、章伯钧等同学。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33年朱光潜留学回国，正是经徐中舒向胡适推荐，才得以到北大任教。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著名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党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

学业上收获不大，但因祸得福。一年之后，正赶上北洋军阀教育部接受香港大学校长伊里奥特爵士（Sir Charles Norton Edgecumbe Eliot，又称仪礼爵士）建议，从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四所高等师范学校考选二十名学生到香港大学学习教育，朱光潜以69分第八名的成绩被录取。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初来乍到，洋气十足的香港大学仍然让朱光潜这个寒酸的“化外之民”感到处处不合时宜。先是入学复试时

英文和数学不合格,被打入预科班补习,一年后才转入教育系就读。难堪之事也屡有发生,如因英文作文不好被教师当庭训斥;如某夜生病后,第二天早晨浮斯特教授用当时颇为新奇的方法测验智力,结果名列全班倒数第一,等等。至于港大学生中流行的活动,从足球网球、海浴台球再到演说辩论,朱光潜因为此前从未接触且不擅其道统统敬而远之,因而难免落落寡合。

朱光潜以“恒、恬、诚、勇”的精神自相勉励。离开桐城之前,朱光潜特意请同乡前辈书法家方槃君(常季)先生为自己书写了这幅座右铭,现在便张挂在梅舍(May Hall)的小书斋中。恒者,恒心、毅力、坚忍、执著是也;恬者,恬淡、简朴、箴食瓢饮是也;诚者,诚实、诚恳、至诚尽性是也;勇者,勇气、志气、自强不息是也。靠着特有的“恒、恬、诚、勇”,朱光潜心无旁骛、潜心问学,取得了优异成绩。因为成绩好而不太合群,以至于和两个同是“北京学生”、形影不离的朋友朱铁苍、高觉敷一起被戏称为three wise men。朱光潜自嘲说,“wise men(哲人)”者,其实是“queer fish(怪物)”之雅称也。

港大五年,朱光潜的专业是教育学,“但主要地还是学了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自然科学的一点常识。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1]

朱光潜所谓“奠定了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首先当然是指通过对教育学、英国语言和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习,使他对西方现代学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得以在传统视域之外获得了另外一种审视社会人生的眼光。从此之后,朱光潜“虽没有完全丢开线装书,大部分工夫却花来学外国文,读外国书”。其次是说,他后来不仅在这些学科领域中都下过专门的功夫并有所建树,而且这些学科彼此互相渗透、融会,形成了其“学科渗透、相互参证、

[1] 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相互发明”的独特治学风格。如对教育学的学习不仅使得朱光潜极为关注教育问题,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使得他在美学研究中格外注重美育问题,他的许多美学著作,其旨归其实都在教育。对心理学的学习使得他不仅写出了《变态心理学》这样堪称中国心理学开山之作的著作,更使得他在美学和文学研究中始终重视心理学的方法,并成就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这两部跨学科的煌煌巨著。对生物学的学习使得他能够别具慧眼,在《诗学》等著作中从“筋骨”解释诗歌的节奏。但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西方学问”的学习,朱光潜得以在“五四”运动中“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终于受了它的洗礼”,从而得以实现“生平一个大转机”。^[1]

“五四”运动爆发后,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但在港大并没有激起太多回响。据同批去港大读书的孙亦珍回忆:“我们在港大几年的生活,用‘死读书,读死书’六个字来形容,似乎并不太过。记得我入港大的第二年,巴黎召开和会,举世瞩目,人人关心,我等一班港大学生,好像无动于衷。同年五月,五四运动发生,如火如荼,全国振奋,而港大始终未受到波及,学生也一直没有任何表示,这可能是受殖民地环境的影响。”^[2]

然而,因为正在胡适所批的“桐城谬种”之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潮却在朱光潜的心里激起了“很大的动荡”:

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是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市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服

[1] 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页。

[2] 宋亦珍:《五十年前港大生活回忆》,载香港《大成》第33期,1976年8月1日出版。

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却大致能表现我当时的感想和情绪。但是当时我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我放弃了古文，开始做白话文……^[1]

正是对“西方学问”的学习，使得朱光潜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完成了从“冬烘学究”式的旧派学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从1921年起，朱光潜用白话文写作了一系列阐扬西方学说的文章，其中，1921年7月25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是国内第一次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1922年4月发表于《民铎》月刊的《进化论证》是国内较早讨论进化论的文章之一。在引介西学的基础上，朱光潜开始自觉地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其中，《怎样改造学术界》所谈虽然是学术界的病端与改造，但庶几可以看作朱光潜在经受“五四”新文化洗礼之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批判中国文化的尝试之作。文章将学术界的通病概括为五点：无爱真理的精神，不能超出“学以致用”之上去追求真理；无评判的精神，喜欢盲从武断；无忠实的精神，缺乏科学态度；无创造精神，重摹仿轻创造；无实验的精神，好理论轻察验。文章进而提出了改造学术环境的具体策略：创办中国自己的大学；兴建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院，购买实验设备；为学术研究提供资助；兴办学会；提高出版质量。朱光潜还特别强调了培养

[1] 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页。

领袖人才以改造环境的重要性。文章结尾，朱光潜呼吁，要想彻底改造中国学术界，必须要实行“三此主义”，即：“从何处改造起？此地。从何时改造起？此时。从何人改造起？此身。”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朱光潜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忧患与关切，更不难看出朱光潜自觉的文化使命感。